



北京香山,是巍巍太行的余脉,不仅以秋日红叶闻名遐迩,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处重要坐标。这里曾见证抗战烽火,也迎来新中国的曙光。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,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,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,在中国共产党历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香山红叶分外妍,或许正因其承载的红色历史。在新中国75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,让我们跟随作者笔触,领略香山四季,追忆光荣历史,感悟伟大革命精神。

——编者

# 香山四季

■孙晓青

第一次爬香山,是在上小学的时候。记忆里,那座海拔不过575米的山很高,高到它的主峰香炉峰又称“鬼见愁”。许多年后,即使戎边西陲,走过10多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营盘,我依然对香山充满敬畏。

香山爬得多了,逐渐领略过它的四季色彩,感触到它的历史温度,我才意识到,它的高很有内涵。

## 早春希冀

春季晨练爬香山,最能感知大自然的复苏与生命力的蓬勃。

通往双清别墅的山路两旁,小草在返青,野花正含苞,秃了一冬的国槐、银杏,枝杈杈间冒出嫩芽,原本苍翠的侧柏和白皮松,生出层层新绿。这些高大乔木,不少已列为挂牌保护的古树。面对它们,我突发奇想,回到75年前,今天的百年树木当年不过二三十岁,正值青春年少。

没错。那时它们虽然年轻,却有幸见证了一桩大事。

1949年春节前夕,根据双方达成的《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》,傅作义所部20多万国民党军陆续撤出市区,接受解放军改编。1月31日,农历正月初三,解放军入城,北平宣告和平解放。

香山的回暖比城里稍晚,但到3月下旬也已莺飞草长,鸟语花香,好似在演奏一曲迎春的交响。

3月23日,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,离开西柏坡进京“赶考”。

25日下午,毛泽东、朱德等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,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。

当晚,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正式进驻香山。毛泽东住在半山腰的双清别墅,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住邻近的清漪。

此后半年间,香山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所在地,成为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,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指挥部。

双清别墅原是清代皇家园林静宜园的一处山庄,1860年遭法联军焚毁,后由创办香山慈幼院的慈善家熊希龄辟为宅邸。

入住双清别墅第一夜,毛泽东躺在弹簧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半生戎马倥偬,他睡惯了硬板床。工作人员只好撤掉床垫,铺上木板,凑合一个晚上。

难眠之夜,辗转反侧的毛泽东会想到什么?

我想,他可能会想到孙中山。1925年3月,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,其灵柩在香山北侧的碧云寺暂厝4年;南京中山陵落成后,这里遂成为安放中山先生衣冠的地方,称“孙中山衣冠冢”。

孙中山临终前留下遗嘱:“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,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积四十年之经验,深知欲达到此目的,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,共同奋斗。”

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最好缅怀,就是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,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毛泽东可能还会想到李大钊。1927年4月,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;1933年,中共河北省委、北平市委组织“公葬”,将李大钊迁葬在香山万安公墓。

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1916年,他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青春》一文,满怀激情地号召:“以青春之我,创建青春之家庭,青春之国家,青春之民族,青春之人类,青春之地球,青春之宇宙”。毛泽东读过李大钊的文章,又聆听过李大钊的演说《庶民的胜利》。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: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,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;李大钊是我“真正的老师”。

如今,距离创建李大钊所憧憬的“青春之国家”如此之近,共产党人怎能

## 盛夏激情

不想浮想联翩。

毛泽东想得最多的,可能还是那张“考卷”。此刻,新中国的蓝图在他和他的战友心中擘画,工作千头万绪,事业百废待兴。与破旧立新同时展开的,是历史对于共产党人“进京赶考”开出的“考卷”。面对一系列新挑战,他说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,他还说过,跳出历史周期率,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……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”。

春风虽送暖,须防倒春寒。中共领袖在延安回应民主人士的“窑洞对”,正付诸实践。

## 金秋红叶

“保卫华北”4个大字,表达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。

时局日趋紧张,青春不乏热血。1937年6月下旬,军事夏令营再次在西山大觉寺举办。7月7日,夏令营即将结束之际,沉闷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,营员们当即解散奔赴各地,许多学生从此走上全国抗战的战场。

今天的百望山脚下,有一座黑山扈战斗纪念馆。这个打响京西抗战第一枪的战场遗址,就曾印有那一代北平学生的战斗足迹。1937年9月8日,平西抗日游击队(又称国民抗日军)在这里与日军激战,毙伤日军数十人,增强了北平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。

“脱下长衫,拿起武器”。奔赴抗日战场的学生们,他们的身影遍布各地,尤其晋察冀军区为多。该军区有一支部队,排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大中学生,80%的领导干部是参加过一二·九运动的地下党员或进步学生,故被称为“知识分子团”。曾在樱桃沟夏令营讲过军事课的白乙化,正是这个团的团长,后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为有牺牲多壮志。据不完全统计:从北京走出的一二·九运动参加者中,为革命牺牲的,仅查实姓名的就有170多人。而1949年这个夏季,在毛泽东、朱德指挥的向全国进军的各路大军中,都有这样的学生兵。历经10余年理想锻造和战争淬炼,他们早已脱胎换骨,有些当上军队级指挥员,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将。

## 严冬地火

行文至此,我想打乱时序,先说香山的严冬。

那年日寇入侵,漫长的冬季过早降临。寒风凛冽,山林似在呜咽;气温骤降,冻土竟也呻吟。

冰天雪地中,有人在顶风前行:从北平城西直门,经香山、百望山、温泉村、贝家花园再到妙峰山,一条隐蔽战线如地火运行,蜿蜒奔突,最终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。

一位朋友曾向我讲过他的父亲、叔叔护送林迈可等国际友人去根据地的历史,很是传奇。

据《海淀史志》记载,平西地下交通线最早创建于1939年初,到解放战争时期,秘密联络点几乎遍及海淀北部各个村庄,秘密交通员接近百人。这些秘密交通员多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到北平市沿线有革命觉悟、有进城条件的各界人士。朋友的父亲和叔叔——肖田、肖芳就在其中。

肖田在燕京大学机器房工作,肖芳是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,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。他们为完成任务费尽心思,肖田甚至两次被捕入狱。

当时,平西抗日根据地覆盖北京西部的大片山区。许多平津爱国志士、青年学生和国友人进入根据地,要通过平西地下交通线;无数敌后紧缺物资如电讯器材、药品、布匹、食盐等,也由此运进根据地。

比运送物资更难的是护送人员。别的不说,仅英国人、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,就由肖田或肖芳护送,多次进出平西抗日根据地。晋察冀边区和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。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坚定了他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。他经常为八路军购买紧缺药品、手术器械和无线电零件,通过地下交通线把这些宝贵物资送往根据地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上了日寇的“黑名单”。

1941年12月8日,林迈可从广播中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,预感日本人很快会上门找麻烦。一早,他即携夫人撤离燕大,辗转来到温泉村附近的贝家花园。花园主人不在,管家实为秘密交通员。很快他被告知,9日子夜将会来人接应。来人正是肖芳。

这一次,肖芳一直将林迈可夫妇护送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。1944年5月,林迈可夫妇到达延安,受到毛泽东、朱德等领导同志的会见。林迈可被任命为八路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。史载,他带领技术人员制造出的第一台大型发报机,让延安的无线电信号飞越大洋传到旧金山。那些从美国西海岸收听、记录下来的最早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,至今还收藏在美国马里兰州联邦传播委员会的档案库里。

当林迈可在抗日根据地大展身手时,上文提到的贝家花园的主人,还在那条崎岖山路上往返奔波。

他叫贝熙叶,是一位法国医生,曾亲眼目睹日军侵华、生灵涂炭的惨状,也知道根据地医院缺医少药的情况。对此,他充满同情,决意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源为中国抗战尽一份力。

开始,他是用汽车从城里采购药材运回贝家花园,后来汽油被日军作为战略物资严加控制。年过七旬的贝熙叶毅然跨上自行车,驮着药材从东城到西城,出西直门后向海淀,骑过一个又一个关卡,最后到达贝家花园,全程三四十公里。其时,贝家花园已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平津地区医疗物资和人员中



扫描二维码,走进香山革命纪念馆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:100832 查询电话: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: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:解放军报社印刷厂

